阿胶工匠的冬至仪式民俗与非遗传承

刘向文[1]

（1.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124）

摘 要：冬至汲水、熬胶等仪式是阿胶行业每年最为隆重的工匠民俗活动。文章对阿胶中心产地三家代表性企业进行实地调查，梳理冬至仪式的民俗结构、当代变异和延续机制，为中医药非遗文化传承提供探索经验。研究发现，三家企业的冬至仪式在水源选取、祭祖对象等细节上存在差异，但仪式核心环节相似，形成同中有异的阿胶工匠仪式体系。从民俗变异角度看，冬至仪式在时空结构、参与主体与技艺传承方式三个层面发生系统性变异。民俗持续传承的关键在于政府、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多方协同,但仍需关注仪式公开化对行业信仰与非遗技艺完整传承的影响。

关键词：阿胶制作技艺；工匠文化民俗；非遗传承；冬至仪式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31920260001）

DOI：https://doi.org/10.68249/jrtnla.2026.0023

1 引言

在当前国家积极倡导文化自信、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产业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08 年“东阿阿胶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以福牌阿胶、东阿阿胶、宏济堂为代表的企业在继承传统制胶技艺基础上，探索产品创新、文旅融合、工业旅游、非遗体验、研学等多元发展路径，使阿胶生产从中医药产品生产业拓展为有一定产业规模与文化影响力的综合性业态。

阿胶作为中国传统动物药，药用历史悠久。《水经注》首次记载了阿胶产地：“大城北门内，西侧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轮，深六七丈，岁尝煮胶，以贡天府，本草所谓阿胶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1]。此后因黄河水患、县治迁移、生产任务移交[2]等因素推动阿胶中心产地经历从阿城镇到东阿镇、从东阿镇到济南、从济南到东阿镇与东阿县的三次迁移。每一次迁移伴随阿胶工匠群体及其生产实践的流动，胶工们携带技艺与工具在新的场域进行生产。迁移过程中，承载阿胶文化的物质遗存散落各地，而制胶技艺、民俗与地方性知识在各地制胶作坊与企业的生产实践中形成有共同文化根基，创造不同新文化，并相互借鉴的阿胶文化。林耀华定义文化为“人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3]，阿胶文化则是包含物质文化（如阿胶作坊与厂房、阿胶井、文物、制胶工具、阿胶产品等）、精神文化（如阿胶历史传说、诗词歌赋、典籍、地方志、药方等），以及工匠生产阿胶的技艺、经验、知识和风俗习惯。在这一文化体系中，制胶工匠群体在每年冬至日举行的一系列仪式性文化民俗活动最为隆重。

现有研究聚焦阿胶历史沿革与药用价值，对制胶工匠群体文化习俗关注不足。笔者对三家代表性企业与阿胶作坊旧址进行了实地调查，梳理阿胶工匠冬至文化习俗，聚焦以下问题：冬至仪式活动有什么环节？民俗在当代发生什么变化？该习俗为何能延续至今？通过对三家企业冬至仪式民俗的分析，本文试图揭示阿胶行业工匠文化习俗内涵与功能，为中医药非遗文化传承提供探索经验。

2 冬至仪式活动

严康指出“工匠的行业生产是其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方式，由此而产生的民俗，既反映出工匠在具体的生产实践活动中积累和传播的经验习惯，又展示了不同条件下形成的生产模式所包含的个性内容”[4]。制胶工匠的“冬至仪式”习俗是这一判断的典型个案，是工匠在制胶生产实践中经过数百年积累与凝练而成的行业民俗。据笔者福牌阿胶工作人员的访谈，企业举办冬至仪式的主要目的是“祭祀”，而非面向公众展演——“做生意的人比较讲究这些（信奉），期望神农保佑生产顺利”，冬至仪式的核心属性是行业内部的信仰实践。

传统制胶生产讲究“依时而制”，冬至仪式正与此密切相关。《本草纲目》记载阿胶加工的时间：“凡造诸胶，自十月至二三月间，用犁牛、水牛、驴皮者乌为上，猪、马、骡、驼皮者次之，其旧皮、鞋、履等物者为下。”[5]在现代化制胶技术产生前，阿胶生产完全依赖制胶匠人的手工经验，总结出一套以“四时节令”为依照的生产

作者简介：刘向文(199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

通讯作者：刘向文，邮箱：liuxiangwen280@163.com

时序，将制胶生产活动嵌入自然节律：冬至取水、谷雨切胶、三瓦三晾，至次年冬日成胶。这一时序传统确立，既有物理条件依据，也有社会经济层面的逻辑。物理条件上，冬季低温便于胶液冷凝成型，原料与胶块半成品也易保存防腐；社会生产上，古代制胶工匠多为亦农亦胶的当地农民，平时务农，冬春农闲时熬胶贴补家用，北宋开宝二年（969 年）开始出现阿胶作坊[6]，至明代中期，东阿镇制胶业达成“妇幼皆通熬胶”的盛况[7]。宏济堂阿胶厂刚成立时于每年中秋后聘请季节工复工生产，至次年立夏前后返乡务农；实现机器化生产前，东阿镇的山东平阴阿胶厂（现山东福牌阿胶股份有限公司）胶工们也遵循“上半年休半年”的生产节奏。现代阿胶生产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控制，产量与质量稳定性极大提升；但冬至汲水、祭祀、收徒等仪式仍被制胶工匠群体延续。通过对福牌阿胶、东阿阿胶、宏济堂冬至仪式活动的调查，发现三家企业冬至仪式活动顺序与细节稍有差异，但大体都会进行汲水、祭祖、点火熬胶与收徒仪式。

2.1 汲水仪式

明代之前，制胶匠人取古阿井水熬胶。古阿井水传说是古济水潜流，后因黄河改道淤塞阿井，阿井水变苦无法用于制胶。县治搬迁至东阿镇后，泡皮煮胶用水则逐渐改用浪溪河水与阿井水；《中国药学大辞典》记载“按古法，先取狼溪河水，以浸黑驴皮，后取阿井水以煎胶。考狼溪河发源于洪范泉，其性阳；阿井发源于济水，其性阴，取其阴阳相配之意”[8]。福胶集团承袭古法，将浪溪河水称为“阳水”，阿井水称为“阴水”，在冬至遵循“子时取阴，卯时取阳”，即子时胶工浪溪河畔举行浪溪河汲水仪式：礼者奉“圣水”与祭品，主祭官浣手后，奉香三根、祭酒三盏、诵读祭文，全体成员拱手祭拜三次，由主祭官宣布取水。卯时，胶工于阿井前举行取水仪式，流程与取浪溪河水一致。

1860 年后阿胶生产中心开始转向济南[2]，宏济堂、同兴堂、魁星堂等阿胶堂号在东流水街用五龙潭泉水制胶；现在的宏济堂汲水仪式中是取用制药集团园区内同为济水潜流的玉泉水，遵循冬至子时取水传统，由主祭官依次沃盥、上香、酹酒、行鞠躬礼，执礼官呈献三牲，宣读祭水文，传承人率弟子至玉泉井取水。东阿县阿胶厂（现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1952 年建厂后，选用与古阿井同一潜流的地下水制胶，并在“冬至东阿阿胶汲水炼胶祭告大典”中举行汲水仪式。

三家企业汲水仪式均遵循子时取阴传统，水源选择的差异是阿胶中心产地迁移后，各地工匠在新的地理环境中重新寻找水源、重构制胶叙事的产物，制胶用水从物质原料编码为文化符号，成为各家企业建构阿胶文化叙事的核心资源。

2.2 祭祖与点火熬胶仪式

据福牌阿胶御胶坊讲解员讲解：“东阿镇奉神农为先祖，明清时期由各家作坊自行组织祭拜。冬至之前由家族长辈在药祖神农像与先辈牌位前奉贡品，参与仪式的家族成员提前沐浴净身换衣，表示对仪式的重视；仪式在冬至上午举行，家庭成员依照辈分高低、长幼次序，在贡桌前整齐列队，年幼者靠前、年长者居后；由家族德高望重的长辈担任主祭人，率先净手后点燃高香，向神农像与先辈牌位行三鞠躬礼，将香插入香炉。其余成员依次上前上香、鞠躬，随后主祭人诵读祭文，追思先辈胶艺成就，祈求技艺传承顺遂。”

平阴县供销社在东阿镇老城建立山东省平阴县东阿镇阿胶加工厂后，私营阿胶作坊的胶工们进入厂内工作，胶工开始共同祭祀神农。1995 年山东福牌阿胶集团成立后，胶工在阿胶厂内进行冬至祭祖仪式：主祭与 11 位陪祭身着黄色绶带列于神农像前，击鼓三次迎神，礼者奉上祭品，由主祭官浣洗手后奉香三根、祭酒三盏；随后将阴阳水汇入水缸，作为圣水奉于神农像前，点燃桑木，传递薪火，汇水制胶。

宏济堂在园区内祭拜宏济堂创始人乐镜宇。主祭官净手掸衣，上香、行叩拜礼、酹酒、诵读祝文；技艺传承人迎取“九提九炙”阿胶工艺秘本，宣读誓言；全体人员向乐镜宇雕像行三鞠躬礼。点火熬胶仪式是在园区内玉泉阁取火台举行，宣读《太阳赋》，取太阳火点燃火炬。伴随胶工传唱的“阿胶号子”举行注水点火仪式，胶工点燃桑柴，用宏济堂“九提九炙”工艺熬胶。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在东阿阿胶城内举行“东阿阿胶汲水炼胶祭告大典”展演活动，包括泰山取火、汲水炼胶等环节，并同期举办专业论坛、文化展演等活动。

三家企业在祭祖、点火熬胶仪式上的差异反映了企业与胶工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不同定位。

2.3 收徒仪式

收徒仪式是冬至仪式中体现技艺传承的关键环节，三家企业冬至仪式中均纳入拜师环节。

明清时期东阿镇阿胶作坊的技艺传承多以家族内部传承为主，据福牌阿胶御胶坊“明清阿胶作坊时期的收徒标准”展板显示：技艺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要求弟子先从家族内部挑选，年龄与身体条件合适、品德与职业道德端正、勤奋好学且要有一定的悟性。以确保制胶技艺不外传、使自家阿胶产品在阿胶业保持独特地位。每

年冬至日祭拜仪式结束后，由上一代技艺传承人将代表技艺传承的信物交接给徒弟，并以祖训、制胶工艺等内容进行训诫。如今，福牌阿胶集团实行“三级传承人制度”，收徒不限制性别，亦不限制家族内外；其收徒仪式流程包括：非遗传承人宣读“厚德载福”祖训、授业师傅向非遗传承人宣誓、弟子行拜师礼呈拜师贴等环节。由于企业经营者与技艺传承人身份合一，因此冬至收徒仪式不仅是“师傅收徒弟”，也是树德堂、天德堂、怀德堂等堂号技艺谱系在同一仪式场景中的延续传承，企业经营者以非遗传承人身份主导这一环节。据笔者对福牌阿胶一位老师傅的访谈，现在制胶方法“都不会私藏，谁来问都会教”，技艺传承嵌入企业经营，但冬至仪式内核并未消失，反而因“做生意讲究信奉”而得到强化。

宏济堂于 2012 年实现阿胶复产，宏济堂第三代阿胶传承人与胶工延续“九提九炙”制胶工艺，创新熬胶过滤工艺，积极培养第四代传承人与进行技术指导。在冬至仪式中技艺传承人进行熬胶、收徒，企业负责仪式组织与品牌传播，二者形成分工关系。

东阿阿胶亦在东阿阿胶汲水炼胶祭告大典期间纳入技艺传承环节。三家收徒仪式的举行使制胶技艺传承行为获得时间节点与仪式场景，使非遗技艺传承行为被赋予制度性、连续性、神圣性。

3 冬至仪式的变异

时空结构变异。传统制胶时期，冬至仪式嵌入生产时序，是制胶生产活动的内在环节。当代冬至仪式成为企业和工匠群体的年度文化事件，举办时间与空间相对固定：福牌阿胶集团的“神农赐福大典”从平阴县阿胶厂建立后举办了 76 届，东阿阿胶自 2007 年起每年举办汲水炼胶祭告大典，宏济堂 2016 年开始每年举办阿胶文化节。仪式从“生产启动”变为“年度仪式”，时间固定在冬至，空间上固定在厂区或文化景区。

参与主体变异。传统时期，冬至仪式参与者是胶工和家族内部成员，他们共享生产节奏、行业信仰、技艺传承体系，构成相对同质的“行业共同体”，仪式具有内部凝聚属性。当代冬至仪式仍属行业内部的信仰实践，参与主体是传承人与胶工，仪式围观者包括学者、媒体记者、游客等群体，仪式参与者扩大，使仪式从“行业内部活动”变为“有外部群体观看的行业活动”。参与主体的扩大，一方面使仪式获得公共传播渠道，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当仪式的观众不仅是“同行”，行业内部信仰实践与面向外部的文化展演之间如何协调？

技艺传承方式变异。阿胶制作技艺中砸油、挂珠[①]经验的判断是工匠长期熬胶总结的默会知识，此类知识与技艺是“师带徒”的方式传授，传承过程封闭在厂内。冬至仪式为这类知识的展示提供了公开的示范和观摩场景，即在点火熬胶仪式中，阿胶传承人现场熬胶，年轻胶工在场观摩，学者、媒体与游客也可现场观看与体验，技术、身份与行业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传递给观众与阿胶工匠，扩大了技艺的可见度。

从民俗变异性角度看，冬至仪式的变异属于在民俗原有基础上增多扩充的“累积沉淀型”[9]变异，如在时空结构、参与主体与技艺传承方式上增添内容。但民俗变异也带来非遗生产性保护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仪式从行业内部走向公众视野时，被传承的是技艺本身，还是技艺的仪式化表演？

4 冬至仪式民俗的延续机制

冬至仪式民俗延续至今，得益于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多方力量的协同推进。

地方政府机构为民俗延续提供了政策保障与生态保护支持。政策保障方面，平阴县人民政府提出《平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意见》，推进阿胶老作坊遗存保护，民俗博物馆建设，推荐“阿胶传说”申报省级非遗。生态保护方面，平阴县政府组织沿岸农民清理河道，将浪溪河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生态廊道，并实施浪溪河综合治理工程，为制胶原料水源提供保障。

阿胶企业是民俗的直接承载者与组织者。三家企业将冬至仪式从民间自发行为转化为企业年度文化活动，民俗嵌入企业文旅与工业旅游体系，冬至仪式获得面向公众的传播渠道与经济支撑。

科研机构从技术研发、历史研究上提供学理支撑。东阿阿胶企业联合高校与研究院成立国家胶类中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研发平台，推动新药改良与研发。地方史志机构承担阿胶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编写工作，东阿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修《东阿县志》，平阴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县地方史志研究中心）整理清道光《东阿县志》、编纂《平阴县志》等文献中关于东阿县历史沿革及阿胶的相关资料，为民俗的历史叙事提供文本依据，也是对阿胶文化中的“精神文化”的维护。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阿胶生产企业冬至仪式活动的调查，总结阿胶工匠文化习俗的结构、当代变异与延续机制。研究发现，三家企业的冬至仪式虽在文化叙事、汲水水源、祭祖对象等细节上各有差异，但核心环节相似。习俗细节的差异，反映了三家企业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不同定位，是阿胶文化在中心产地迁移中“有共同根基、各创新文化”

① 指 49 道东阿阿胶制作工序中的第 15、17 道工序。“砸油”指舀胶液用力砸入锅中，搅拌使油胶充分混合，以防小油泡。“挂珠”指胶液浓缩后以铲挑起，呈连珠状慢速流下，据流速判断含水量。

的呈现。从民俗变异角度分析，冬至仪式从传统时期的祭祀活动，演变为以行业信仰为核心，兼具内部凝聚与技艺传承的民俗活动。在延续机制层面，冬至仪式民俗是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多方协同推进的结果，冬至仪式从“生产活动”拓展为“文化事件”，从作坊自行组织转变为制度化民俗传承。

还有一个观察值得延伸讨论，冬至仪式并非纯粹的商业营销。仪式虽由企业组织举办，带有一定营销传播属性，但仪式持续举行的动力超越了企业品牌宣传的短期需求，印证了冬至仪式作为工匠文化民俗嵌入于企业的年度运行节奏与匠人群体的技艺传承周期，成为他们确认身份、传递技艺、维系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化方式。探讨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不能简单将企业参与等同于商业化，企业的制度化组织也同样是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

本研究亦存在一定局限，调查主要基于企业端与匠人群体的观察，对年轻胶工如何理解仪式、公众如何接受仪式传播的调研还不充分，未来可从受众视角出发，进一步研究冬至仪式的健康传播效果与文化认同机制。

参考文献：

[1] 郦道元.水经注[M].谭属春,陈爱平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5:80.
[2] 靳光乾,钮中华,钟方晓,等.阿胶的历史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01,(7):57-60.
[3]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384.
[4] 严康.中华工匠文化民俗系统研究[D].同济大学,2023:9.
[5] 李时珍.本草纲目（下）[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2794.
[6] 平阴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平阴县志[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1:203.
[7] 平阴县人民政府.阿胶名称由来[EB/OL].(2025-05-22).http://www.pingyin.gov.cn/col15514/art/2025/art_15514_1556859.html.
[8] 陈存仁编著.中国药学大辞典:上册[M].上海:世界书局,1935:778.
[9] 陈勤建.中国民俗[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65-68.

The Winter Solstice Ritual Folk Customs of the Ejiao Craftsmen and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U Xiangwen[1]

[1]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Lanzhou,Gansu,China*

Abstract:Rituals such as Winter-Solstice water-drawing and Ejiao-boiling are the most solemn artisan folk activities of the Ejiao industry each year.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s of three representative enterprises in Ejiao's core-producing are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itual structure, contemporary variations and continuity mechanisms of the Winter-Solstice rituals, aiming to provide exploratory experienc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study finds that while the Winter-Solstice rituals practiced by the three enterprises differ in details including water-source selection and ancestor-worshipping objects, they share similar core ritual links and form an Ejiao-artisan ritual system marked by unity amid d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loric variability, the Winter-Solstice rituals have undergone systematic variations at three levels: spatiotemporal structure, participants, and modes of craft transmission. The sustained inheritance of this folk custom lies in multi-party coordination among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nevertheles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publicization of rituals on the core of industry belief and the integral transmiss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Ejiao-making craft;artisan cultural folk custom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Winter-Solstice rituals